登壇必究

登壇必究卷二十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輯叙戰說

王鳴鶴曰余觀武經諸書所載戰法亦多術已後世凡有櫜鞬之任者疇不典謨而誦說之唐宋以至我　朝遂以策武士其制甚重蓋爲國家不可一日忘戰而諸將士不可一日忘韜鈐也雖然趙括世爲將種秖徒讀父書以四十萬衆不免長平

之阬至于韓彭衛霍輩未聞其誦習何法一則掃
清中原一則横行塞外皆足以埀勛名于不朽然
則戰法固不可不習而徒習之口耳誦說之閒者
抑末也法曰戰以隱微爲勝夫旣謂之隱微則其
法不在行列不在金鼓不在賞罰之勸懲而因敵
制勝變化無窮固在爲將者以心運之而已矣宋
襄公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號爲仁義之師而卒
以取敗是亦括者流也宜其貽誚于天下後世也
故曰徒善不可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叙戰 出武經總要

夫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伐謀者攻敵之心使不能謀也伐交者絕敵之援使不能合也伐兵者合刃於兵戈之場不得已而用之也然則善制戰者必先審於己一得地利二卒習服三器用利然後察彼之形勢不明敵人之政者不加兵不明敵人之情者不誓約不明敵人之將者不先軍不明敵人之士者不先陣知彼知此則始定計於內出兵於境是謂以理擊亂以教卒練士擊白徒

敺散衆無不克也故兵法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

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上五者未戰先計度必勝之法也地生度地者遠近險易也度計也未出軍先計敵國之險易道路之迂直兵甲孰多勇怯孰是計度可伐則出其軍也度生量量酌彼我之形勢量生數數機變之先酌量計度彼我之彊弱利害然後為機數也數生稱稱校也校彼我之勝負稱生勝稱量計度萬無失勝之道此所謂修道保法也是故勝兵先勝而

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其或知吾卒之可以

擊而不知敵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以

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與吾

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不可戰勝之半也夫戰兵先欲專一專一則千人同心千人同心則有十人之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心齊力均故古之稱如率然如率然者常山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皆至或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矣吳人與越人相惡當其同舟而濟則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又曰軍身也卒肢也伍拇指也大將以軍爲身小將以四肢士伍爲拇指也謂將之役士士之從將如一身之與四肢拇指也夫伍兵五當也長以

衛短短以救長五兵長短各有所宜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短兵以守太長則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犯則鈍鈍則不濟犯爲觸掛也兵長短相爲衛太犯太輕皆不中法度也故給兵配仗咸有卒分夫兵以詐立以利動見利始動以分合爲變者也或分或合以戰敵人觀其應我之形終能爲變化以取戰勝也其疾如風來無蹤其至迅疾也其徐如林言緩行須有行列如林木以防所掩襲也侵掠如火猛烈不可備也難知如陰如凝雲蔽天不見三辰也動如雷霆如雷霆迅速莫知所避掠鄉分衆謂之鄉道聚落無有守兵大畜財穀剽掠則須分配次第使衆人皆得往也不得獨有所任則大小强弱皆欲與敵爭利也

闢地分利闢拓土境則分割與有功者懸權而動有如權衡稱量已然後動也動不可久久則鈍兵費則挫威詘力縱敵生變失利後時故善用兵者見敵之虛乘而勿假追而勿舍迫而勿去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敵之開闔當亟入之敵有間當急入故曰兵之情貴速乘人之不及也雖然猶須以治待亂以靜待譁以逸待勞以近待遠以飽待飢故曰見利宜疾未利則止趨利乘時間不容息先之一刻則太過後之一刻則失時也夫善戰者能易寡為衆易衆

爲寡爲何其然哉常出其不意沖其方虛形人而我無形使我常專使敵常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則此衆彼寡我所與戰者約矣我之戰地常使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我與所戰者又寡矣故曰心疑者比力分者弱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夫戰固有當擊當避當縱者擊其微靜（懈怠無備而靜）避其彊靜（攻取有備閑處而靜）擊其倦勞避其閑窕（勞倦者衰困閑衆者暇逸）無擊堂堂之陣（堂堂大也）無邀正正之旗

正正齊也至若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又曰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迫圍兵者圍其三面開其一面以示生路也如此類者皆敵人方乘氣盡銳而來不可亟爭故避而殺其鋒鬪而誘其潰也或問敵衆而整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敵所愛而恃者便地饒野糧道也先之奪敵人之心也夫戰兵貴勢勢可以先戰而震敵於其乘利則疾奮敵不暇支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自解不復搜手然則兵之所以能爲勢者有三一氣

勢二地勢三因勢若將勇輕敵士卒樂戰三軍之衆氣如飄風此謂氣勢也關山狹路大阜深澗龍蛇蟠磴羊腸狗門一夫守險千人莫過此謂地勢也因敵怠惰疲勞飢渴前營未舍後軍未涉此謂因勢也有此三者若兵非齊志非敢決非必死非蓄怒亦莫能爲勢也故曰善戰者其節短其勢險勢如彍弩節如發機又曰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其勢然也夫戰兵常持有餘以待不足故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

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若進止不度飲食不繼馬疾人倦而不解舍則兵不堪命不堪命則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居則亂以戰則北也其要在更戰更息別用之不竭也故曰三軍進止有道戒三軍人之中舍半日可止夫衆以合寡則爲追衆而開之交合戰也追逐也裹圍也以衆敵寡者逐而圍之開其去道令無爲窮寇也或分而迭擊以衆攻寡分衆更戰更息知我佚彼勞故能克也或三分而乘之三分以一分餌之彼趨利而亂餘二亦爲奇襲之彼衆則以方從之方術也謂設詭詐奇變敵雖衆分其形勢使不得併力而戰也又曰敵若衆衆則受圍巳兵寡則士意不專當則利道

受圍以堅衆心分兵四向而受敵則衆以死向生也兵士甚陷我乃不懼謂陷則死戰求生也故知固存以爲勝人果危則以死而易生也又曰使人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投兵於死地示令自求生則智者不得不謀勇者不得不決也夫重用兵者彊輕用兵者弱猶爲不可故其黷武而國利兵久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善用兵者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因糧於敵以足軍食是謂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法曰天下以戰爲國者五勝者亡四勝者禍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此謂兵黷戰久殘人

屈財之如此也故古之明主知將以言乎戰者莫之敢易也

兵法曰凡戰晝以旌旗旆幡爲麾夜以金鼙鼓茄荻爲節蘆荻蘆葉古先吹爲號令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麾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三軍服威肅命如此則前無堅敵若鬪鼓而起聞金不止雖有百萬之衆何益於用哉故戰之道等技藝立卒伍定行列正從容固言名實等比方也次第其才能相集使卒百人伍五人行列者左右前後從容者坐止未戰時欲堅固有備言名者各以事爲名也位欲嚴政欲

栗力欲宛氣欲閑心欲一上下尊卑能相親附賞罰必行故人戰栗宛伏也氣閑則單淨不擾一同也心一則力同陣行惟疏戰惟密疏者闊空其間密者行止相承之道也遠者示之則不畏近者勿示則不散用兵之道闇敵之實示敵之虛凡相去遠吏士見實猶不畏近則勿示敵虛實但嚴備以一士心也示之以顏色告之以所生大將示人以悅樂之色告以利害及必勝之道兩鋒相值將未知敵則用寡而觀其變先以卑弱不能示之以觀敵之變化也進退而觀其固以輕兵進至敵左右觀察之也危而觀其懼觀敵危事以知敵恐怖得失形勢也靜而觀其怠敵靜不動則相觀吏士懈怠與否也動而觀其疑輕兵挑戰相示敵人知其驚否襲而觀其治虛者闖無

(固備急者錯亂相下)設而觀其作(設我陣伍觀敵所施)皆候敵先動變生其間我得其形則以計應當擊其亂不攻其治故善戰者應形於無窮(敵有形我則隨應之)其理未可見且以數相持敵若執數我先動則就險以虛應實必爲之擒譬夫虎豹不動不入檻穽麋鹿不動不罹網羅凡物未有不以先動而受制於人也或待衆之作則循而勿鼓(或待我衆自動欲戰則因而鼓進之未戰且當循理兵械部曲申明號令勿得先鼓也)故曰稱衆因地因敵陣令心(稱量衆寡之數土地之宜因敵陣形爲陣令出必得衆心)雖然若從動者不能觀敵而

制計則禍愈於先動故曰先則弊後則懾也兵先舉則勞弊後起則志憲不定而恐懼也又曰先人有奪其心後人有待其衰也其或敵攻則屯而伺之敵虛來攻則吾屯守爲主人觀敵爲客客有虛實乃以兵應之也敵謀老我師堅陣不動則謀以先之先使輕翼兵誘呼而動之擊其疑加其卒示敵以利而不敢進者疑也則可先加兵以卒懸擊之也致其屈襲其規分敵之衆以盡其人襲其不意之處也上下同欲敵莫之禦戰勝則與衆分善將不自取功權與下分之若將復戰則重賞罰戰勝而重當善必先行前戰之賞罰誓以居前無復先術復戰者必又以賞罰約束先誓軍其戰法必變易不可用先所勝者耳夫

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敵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令敵來就我蓄力待之不往赴敵恐人勞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出其所必趨攻其所必救也若擅利則釋旗迎而反之反轉戰也若已據利地則賣衆委旌旗示敵寡弱縱輕兵挑戰迎之於險也夫戰以猶豫為凶以隱微為勝事莫大於必果功莫成於勇決譬夫一盜奮戈於市則萬人辟易非一盜獨勇萬人皆怯必死與必生非對也故曰居國惠以信在軍廣以武刃上果以敏刃上合兵也凡攻戰必利決斷不失其時也夫戰用寡固用衆治寡利煩

衆利正兵少故不可勝兵多大勝不錯亂行伍利正旌旗也以輕行輕則危輕兵疾足追奔逐北翼助進退者必皆須我部伍循節度進止也以重行重無功重兵者但持堅固守不妄進退雖不可勝不能得利無功也進則相爲重輕也持堅固守輕兵攻取相持爲用爲守固夫必勝之兵隱謂先用弱於敵而後戰也計先定爲必勝藏其形勿令敵知知則備我譬夫搏攫抵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託於卑微隱蔽所以能爲暴言勝兵隱伏形勢以驕敵人伺其敵怠則擊之也故曰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欲僞爲亂形以誘敵人先須生治然後使敵人不知也欲僞爲怯形以伺敵人先須生勇然後使敵人不懼我也然僞爲弱形以驕敵人先須生強然後能使敵人

先詭輕備我軍矣善動者形之形之敵必從之見羸形也予之敵必取之以利誘敵敵離其壘而以便利擊之也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故事省而功倍也利害動敵敵既從我則嚴以待之所以佯北勿從恐有伏兵餌兵勿食皆謂此也亦復因敵之險以爲已固因敵之謀以爲已事審因求勝不可窮也

按武經總要有叙戰條目俱出李靖六花七軍車徒騎布列陣圖後武家所宜玩索者也

兵法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軍門爲和門兩軍相當爲交和也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

爲直以患爲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謂當敵有所爭利則先示敵人以迂遠敵意以怠慢復誘敵人以利使敵人心不專然後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故能後發先至而得所爭之要害也凡趨而爭利者不可舉軍皆進又不棄軍實而往故曰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其法若在百里之外則千人斬果毅領傔人執刀又居後督戰覩不入陣者斬兵士盡令知左膊右肩行立依次

以寡擊衆

凡以寡擊衆者利在於出奇也兵法所說有三焉一

曰要之於險二曰以整擊亂三曰以日之暮將能明此者則可以一擊十以千擊萬雖敵人甚衆則其勢亦覆令列兵家舊說于後

凡敵衆我寡必避於易要之於險一人守之千人莫向如險阨相值我軍鼓譟卒起彼雖衆多前徒固已驚駭乘此擊之勢却則破也一說得邱阜林木之地可廣設旗幟多置鼓鼙散爲疑兵敵人必分軍以備我則選精銳出奇以擊之若未得便利且依蔽林木疎我行隊以弓弩居前當之俟夜晏則疾擊也

凡小陣逢大陣不利持久敵意輕我必不憚戰我宜乘利速進敵人兵衆陣大多連延不整金鼓之音不相聞旌旗之色不相見左不聞右右不聞左前不聞後後不鬪前如此我以少衆併力擊之必勝矣或敵人下營未定布陣未集備壘未成法令未施皆可疾擊也兵法又謂敵衆我寡則作利道受圍以堅衆心四向而受敵我兵則在死地而決戰也

凡戰敵人之衆或分為三四或西或東更息更戰或鼓呼而行或靜寂而伏使輕騎馳我左右則我當候

日暮而擊之使一人操炬二人同鼓或明或暗或鼓或呼或銜枚止聲而疾擊其兩傍沖其左右或勇士直沖其陣敵人雖衆其將可勇也

捉生

凡軍中立威怖敵莫重捉生獲賊千兵不如生擒一將其法擇士之身手彊斂者專教以弓矢槍刀撩鈎搭索悉使精習馬之壯健疾走鞍勒牢密者部爲三百人每百人爲一隊若賊出小陣偏師其將必勇當爲利以誘之使貪功輕鬬乃以一隊卽近爲伏一隊

為直衝一隊為駐隊直衝隊既入綏則撓擊急則引去駐隊候直衝隊過直前粗若支敵示引走敵見兩隊全走又無傍救必速追奔待引賊過伏隊處即發掩伏背殺之兩隊同旗應接自成擒矣如列大陣即以三隊合為一隊整陣疎或闕處突過之可捉賊將假令未獲撓之令亂亦當奔北也

布戰　出行軍須知　一十九條

軍志曰布陣之法陣間容陣隊間容隊前禦其後後禦其前右防其左左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鴈行以

長參短以短參長回軍轉陣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奔逐退無趨走紛紛紜紜鬬亂而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不散四頭八尾觸處爲首聚則法天散則法地兵沖其中兩頭俱至左右應敵無所不備李筌曰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謂之神兵法曰兵無常形因地而有形形平則方形圍則圓山嶺盤迴川河屈曲又曰披山則偃月險則尖斜左川澤右邱陵背孤向虛後高前下韓信曰布陣於死地則士無退心又曰背水則必死

於前焚舟乃絕生於後又設陣之名其變甚多又曰三陣者斗星風雲日月陰陽天陣也邱陵水泉地陣也車兵士卒偏伍斛縱人陣也又八卦五行六甲九曜攢星伏虎罘罝飛龍鳥翔偃月長蛇兵陣其說不一獨諸葛武侯於夔州以石縱橫列為八陣左右前後皆魚貫鴈行不失正奇之法布陣之要大率馬軍即飛龍鳥翔步兵乃伏虎蛇蟠因地而有形因敵而制勝變化無窮人和為貴主將得人士卒同心雖遇勍敵如報私讎何憂不勝今設布陣作戰利害一十

九條于後

一馬多則利平川廣野步多則利險隘奇伏

一晝戰則旌旗相望夜戰則火鼓相應則不亂耳目

一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也而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也出其所必趨攻其所必救

一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後處戰地而趨敵者勞如敵人相近營壘相望料其戰地寬窄則主將先一日約束三軍以馬步士史分定首尾前後中軍奇正駐隊出戰人馬各知地分去處如卒遇敵一鼓而成陣

再鼓而三軍已定主將登高觀望敵情與戰次第定主客則勝負自分矣

一按諸家兵法曰凡征伐以先舉事者為客又曰以甲乙為主以丙丁為客甲乙發兵攻討丙丁名曰伐丙丁興兵侵犯甲乙名曰賊又曰陳兵原野營壘相望先舉兵者為客後舉兵者為主兩陣相敵先舉戰者為客後舉戰者為主此主客之辯也

一使敵人飽能飢之逸能勞之安能動之三畧曰敵逸者勞之敵強者下之敵弱者待之敵暴者安之敵

悖者義之敵睢者擕之順舉者挫之

一能攻其所愛怏敵須救者勝

一能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謂聲東而擊西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攻也昔周亞夫聞賊攻其東南而備西北者是也

一能攻其虛不避其實絕糧道守路歸設奇伏邀截半濟使首尾不能救者必勝也

一能使敵人不敢與我戰者疑勢也漢李廣縱馬鞍虜不敢進是也六韜曰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元

默動莫大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

一敵人攻我我不欲戰我設權變以疑之其賊惑而不敢急攻於我觀其敵氣漸衰勢不甚猛可急使勇鬭之士攻之必勝三畧曰敵動伺敵困破之

一布陣廣大言不相聞視不相見故用旌旗金鼓所以一人之耳目人既專一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用衆之法進退之勢無出此畧也

一布陣者高陵勿向背邱勿逆前水不趨後澗不怯左山不倚右崗莫依士勇將謀取勝之道也

一布陣之法如敵人先占其高原大隴已得地利我方欲趨戰料所占地利不可居與之戰必敗如此者則別設詭詐使敵人惑而不敢戰待其日暮士馬飢渴衆欲退而將意未退衆欲戰而將不見利而不敢戰我仰使偏將領跳蕩馬數隊於前側近高山大隴揚其兵勢或揚言攻彼營寨邀截糧草或言發兵遏路攻其後隊遂使敵人猶豫兵勢已動難可再整我以硬弓勁弩壯勇之士左攻右擊前沖後突使敵人首尾不相應馬步雜攻則敵可潰也

一出戰之法我先知地利向背料敵可與如今日必戰大兵既出急趨戰地使敵人倉卒布陣若彼人馬未定旌旗未整陣勢未完可乘勢攻擊必勝之機也三略曰攻如河決戰如雷發是也

一布陣作戰須三軍之衆計得三萬三千五百人可作一陣布之若遇戰鬪飢飽勞逸固不齊也或敵人一進一止互換攻我卽我師日暮疲弊力敗可令兩軍作前後陣一軍作疑兵應急補空使一軍飯一軍進一軍懲雖遇敵人晝夜不退猶可救援我兵不致

叛弊料其衆寡之勢臨時詳約不可不慮也
一布陣人馬當使束隊不可空闕小隊即布於陣後
柢備守禦或作疑兵使用
一兵法曰每千人選三百人爲奇兵萬人選三千人
爲奇兵常隨大將翼衛左右應急用之
一欲火攻敵人營寨不必盡得箕畢軫翼四宿但有
順風於我營寨不妨即從下風多著柴薪放火燒其
積聚驚亂賊軍可以掩殺或我深入賊於上風放火
我亦於軍前下風放火延燒及賊火至時我却移於

已燒黑地上用硬弩材士翼吾左右此武韜火戰之法也

右已上布陣作戰之法陣其大畧又在臨時觀敵衆寡軍勢勇怯將士同心天時順地利便戰必勝矣

輯百戰說

王鳴鶴曰百戰奇法五十欵欵下各附合于孫子法且更以古人之行事證之利害得失昭然于心目之間殊足以啓發後人而戰道畧備矣然此特其筌蹄哉得兎而忘蹄得魚而忘筌斯善言戰者也故曰善戰者勝於易勝無智名無勇功操縱在一心而運量在彼巳子房狀貌如婦人女子而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外韓淮陰以跨下之懦夫戰則勝攻則取而卒成誅秦蹙項之勛此所謂以心

戰者爾若必欲循法而後戰何異按譜而對奕譜不可以盡奕之變法不可以盡戰之奇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柰之何泥法爲也

兵法

秦觀

御兵者將而將所以御之者法法不得將與無兵同將不知法與無將同蓋斵木爲棊刓革爲鞠亦皆有法况于帥無罪之人披堅執鋭從事于萬死一生之地哉兵之有法猶人之有精神魂魄也精神失守魂喪而魄奪則雖有七尺之軀死無日矣何則有以使形亡者也故知兵有法正行無間不知而將是謂妄行古之論兵者大率不過有四一曰權謀二曰形勢三曰陰陽四曰技巧然此四術者以道用之則爲四

勝不以道用之則爲凶敗事同而功異不可不察也何以知其然邪昔孫臏伏萬弩于馬陵之下魏軍至而龐涓死焉王恢伏車騎材官三十萬于馬邑之旁匈奴覺之而去恢以自殺此則用權謀之異也馬服君救閼與既遣秦間卷甲而趨之一日一夜遂破秦軍曹公追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敗於烏林此用形勢之異也西伯將獵卜之曰獲霸王之輔果得太公望而克商漢武卜諸將貳師最吉因以爲將卒降匈奴此則用陰陽之異也申公巫臣教吳以車戰吳

是以始邇上國房琯用車以抗祿山賊投蒭而火之王師奔潰此則用技巧之異也豈非以道用之則爲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爲四敗乎雖然者所謂道何也治心養氣而已矣蓋心不搖于死生之變氣不奪于寵辱利害之交則四者勝敗自然洞見如形影入于水鏡之中是兵法之大要也夫鏃金羽鷃以爲矢傅膠合漆以爲弓天下所同也而羿爲善射服在箱驂在旁制以御轡之利而加以鞭策之威天下之所同也而王良爲善御是何也其所以用之者道也今世

之學兵法者肩相摩目相屬雖有精粗不同然卒歸之所謂四術而已至于治心養氣之道則以爲書生之語而不與焉嗚呼是守弓矢與馬而欲爲羿王良也

百戰奇法

計戰

凡用兵之道以計爲首未戰之時先料將之賢愚敵之強弱兵之衆寡地之險易糧之虛實計料以審然後出兵無有不勝法曰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

之道也

漢先主在襄陽求計於諸葛亮亮曰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用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阜國富不知存恤知能之士思得明

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覽英雄思
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
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
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帥益州之衆出於
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
是覇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後果如其計

謀戰

凡敵始有謀我從而攻之使彼計窮而屈服法曰上
兵伐謀

春秋時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齊國之政齊景公觴之酒酣范昭請君之罇酌公曰寡人之罇進客范昭已飲晏子徹罇更爲酌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奏成周之樂乎吾爲舞之太師曰瞑臣不習范昭出景公曰晉大國也來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觀范昭非陋於禮者且欲慙吾國臣故不從太大師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惟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而欲舞天子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報晉

平公曰齊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欲犯其禮太師識之仲尼曰不越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間戰

凡欲征伐先用間諜覘敵之衆寡虛實動靜然後興師則大功可立戰無不勝法曰無所不用間也

周將韋叔裕字孝寬守玉壁孝寬善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動靜皆知之齊相斛律光字明月

賢而有勇孝寬忌之叅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令嚴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推自頹槲木不扶自立令諜人多齎此文遺之於鄴祖孝正與光有隙既聞更潤色之明月卒誅遂滅齊

選戰

凡與敵對須要選揀勇將銳卒使爲先鋒一則壯其志一則挫敵威法曰兵無選鋒曰北

建安中袁尙熙奔上谷引烏桓入塞爲害曹操征之夏大水濵海道路不通田疇請爲鄕導兵出盧龍塞口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方知之尙熙與蹋頓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操輜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衆大潰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降漢者二十餘萬口

步戰

凡步兵與軍騎戰者必依邱陵險阻林木而戰則勝若遇平易之道須用拒馬鎗爲方陣步人在內馬軍步人中分爲駐隊戰隊駐隊守陣戰隊出戰戰隊守陣駐隊出戰敵攻我一面則我兩哨出兵從傍以掩之敵攻我兩面我分兵從後以擣之敵攻我四面我爲圓陣分兵四出以奮擊之敵若敗走以騎兵追之步兵隨其後乃必勝法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邱陵險阻如無險阻令我士卒爲行馬蒺藜

五代晉將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

遂失榆關之險契丹芻牧營平之間德威復取不

克奔幽州契丹圍之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約

李存勗步騎七萬以救之乃自易州北行踰大房

嶺循澗而東嗣源以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爲先鋒

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

百騎先進免胄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

疆埸晉王命我將百萬騎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

因躍馬奮撾三入其陣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

進契丹兵却晉兵始得出李存勗令步軍伐木爲

鹿角陣人持一枝以成寨契丹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陣待之存勗命步兵陣於後戒勿先動令羸兵曳柴燃草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入戰存勗乃趣後陣起而乘之契丹大敗席卷其衆自七山口遯去俘斬萬計遂解幽州之圍

騎戰

凡騎兵與步兵戰者若遇山林險阻陂澤之地疾行

急去是必敗之地勿得與戰欲戰者須得平易之地
進退無礙則勝法曰易地則用
五代唐莊宗救趙與梁軍相拒於柏鄉營於野河
北晉兵少梁將王景仁所將兵雖多而精銳者亦
少晉軍望之色動周德威曰此汴宋傭奴耳莊宗
曰吾提孤兵出千里利在速戰今不乘勢而急擊
之使敵知我衆寡則計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
人守城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平原曠野騎
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近營門非吾用長

之地莊宗不悅退卧帳中諸將無敢入見者德威乃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將不速戰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臨賊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檝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鄗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無忽其言莊宗起曰吾方思之爾已而德威獲梁游兵問景仁何爲曰治舟數百將以爲浮梁德威乃與俱見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鄗邑德威遣騎三百扣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

怒悉以其軍出與德威轉鬬數十里至於鄗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眞吾制勝之地也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與公德威諫曰梁軍輕出遠來與吾轉戰其來既速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飢渴其軍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至未申時梁軍中塵起德威鼓譟而進梁軍大敗

舟戰

凡與敵戰於江湖之間必有舟楫須居上風上流上風者順風用火以焚之上流者隨勢使戰艦以沖之則戰無不勝法曰欲戰者無迎水流

春秋吳子伐楚楚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戰吳師敗績

車戰

凡與步騎戰於平原曠野必須用扁箱鹿角車爲方陳以戰則勝所謂壹則治力壹則前拒壹則整束部伍也法曰廣地則用軍車

晉楊欣失羌戎之和爲虜所沒河西斷絶帝有西顧之憂臨朝而嘆曰誰能爲我通涼州討此虜乎朝臣莫對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若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畧如何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類何足滅者帝許之乃以隆爲武威太守隆募腰開弩三十六鈞立標揀試自且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隆於是率其衆西渡溫

水虜木機能等以衆萬騎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扁箱車地廣用鹿角車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隆到武威虜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衆歸隆前後誅殺及降附者數萬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等戰斬之涼州遂平

信戰

凡與敵戰士卒蹈萬死一生之地而無悔懼之心者

皆信令使然也上好信以任誠則下用情而無疑故戰無不勝法曰信則不欺

三國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司馬懿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二十萬潛軍密進窺向劒閣蜀相諸葛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者八萬時魏軍始陣代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强盛非力所制宜權停下兵一月足以併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速裝以待期妻子鶴立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

廢皆催令去於是去者皆悅願留一戰住者奮勇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未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郤司馬懿一戰大克信之由也

教戰

凡與興師必先教戰三軍之士素習離合聚散之法備諳坐作進退之令使之遇敵視旌麾以應變聽金鼓而進退之如此則戰無不勝法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春秋時魏將吳起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教習乃授其兵是為將軍

衆戰

凡戰若我衆敵寡不可戰於險阻之間須要平易寬

廣之地聞鼓而進聞金而止無有不勝法曰用衆進止

晉元時秦苻堅進屯壽陽列陣臨淝水與晉將謝元相拒元使謂苻堅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請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無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衆因亂而不能止於是元與謝琰桓伊等

擊之堅衆大潰此點原本未易筆削然衆當以王翦伐楚奉世討羌爲準

寡戰

凡戰若以寡敵衆必以日暮或伏於深草或邀於隘路戰則必勝法曰用少者務隘

北史東魏將高歡渡河逼華州刺史王羆嚴守乃涉洛軍於許原西西魏遣將宇文泰拒之泰至渭南諸州兵來會諸將以衆寡不敵請且待歡更西以觀之泰曰歡若至咸陽人情轉搔擾今其所至可擊之即造浮橋於渭南軍士齎三日糧輕騎渡

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十月至沙苑拒齊六十餘里高歡率兵來會候騎告齊兵至泰召諸將謀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爭也宜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據以待之遂進至渭曲背水東西而陣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葭蘆之中聞鼓聲而起日晡齊軍至望見軍少爭進卒亂爲不成列兵將交泰鳴鼓士卒皆起于謹等以大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絶其軍爲二遂破之

愛戰

凡與敵戰士卒甯進死而不肯退生者皆將恩惠使然也三軍知在上之人愛我如子之至則我之愛上也如父之極故陷危亡之地而無不怨死以報上之德法曰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春秋魏將吳起爲西河守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而起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或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

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用軍廉平得士卒心使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

威戰

凡與敵戰士卒前進而不敢退後是畏我而不畏敵也若敢退而不敢進者是畏敵而不畏我也將使士卒赴湯蹈火而不違者是威嚴使然也法曰威克厥愛允濟

春秋齊景公時晉伐阿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晏嬰乃薦田穰苴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景公乃召穰苴與䇿兵事大悅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親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旦日日中會軍門穰苴先馳至軍中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巳之軍而巳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

日中而賈不至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
約束既定夕時賈乃至苴曰何爲後期賈對曰不
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
家臨陣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
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
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垂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
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
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返於是遂斬莊賈
以狗三軍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救賈馳

入軍中苴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對曰當斬使者大懼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殺其僕車之右駙馬之左驂以狥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以享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渡河而解於是苴乃率衆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内故境率兵而歸

賞戰

凡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卒爭先登白刃始合士卒爭先赴者必誘之以重賞則敵無不克焉法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曹操每攻城破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者若勳勞宜賞則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故能每戰必勝

罰戰

凡戰使士卒遇敵敢進而不敢退一寸者必懲之以

重刑故可以取勝也法曰罰不遷列

隋楊素御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寛貸每將對敵輙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者不下十數人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三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者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

主戰

凡敵若彼爲客我爲主不可輕戰爲吾兵安士卒顧

家嘗集人聚穀保城備險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候其困敝擊之必勝法曰自戰其地爲散地

後魏宋武帝親征後燕慕容德於鄴城前軍大敗績德又欲攻之別駕韓諱進曰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宜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德曰何故諱曰魏乖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致其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旣敗後陣必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宜動城

皐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佚待勞彼千里饋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費攻則士卒多斃師老釁生起而圖之可以捷也德曰諱別駕之言眞良平策也

客戰

凡戰若彼為主我為客唯務深入深入則為主者不能勝也謂客在重地主在輕地故耳法曰深入則專

漢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衆號二十萬廣武君李

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韓信涉西河虜魏豹擒夏悅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能進退不能還野無所掠不十日兩將之頭可懸麾下願君留意否必爲所擒成安君自以爲義不聽果被殺

强戰

凡與敵戰若我衆强可僞示怯弱以誘之敵必輕來與我戰吾以鋭卒擊之其軍必敗法曰能而示之不能

戰國趙將李牧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享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後與將士約曰匈奴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盃輒入收保不與戰如是數歲無所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

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譲李牧李牧如故趙王
召之使人代牧將歲餘匈奴毎來出戰數不利失
亡多邊不得田畜於是復請牧牧稱疾杜門不出
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若用臣臣如前乃敢
奉命王許之李牧遂往至如故約匈奴來無所得
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不用皆願一戰如是乃
選車得一千三百乘選騎得一萬三千四百金之
士五萬人控弦者十萬人悉勒兵習戰大縱畜牧
人民滿野匈奴來佯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

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陣張左右翼以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犯趙邊

弱戰

凡戰若敵衆我寡敵强我弱須多設旌旗倍增火竈示强於敵使彼莫能測我衆寡强弱之勢則敵必不輕與我戰我可速去則全軍遠害法曰强弱形也

後漢羌胡反寇武都鄧太后以虞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

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抄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倍道兼行日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曰行不過三十里而今行且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

驕戰

凡敵人強盛未能必取須當卑詞厚禮以驕其志候

其有釁可乘一舉破之法曰卑而驕之

蜀將關某北伐擒魏將于禁圍曹仁於樊吳將呂蒙在陸口稱疾請建業陸遜往見之謂曰關某接境如何遠下後不堪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關矜其驕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又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擒制下見至尊宜好爲計蒙曰關素勇猛旣難與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布兼始有功膽氣益壯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卿病誰可代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

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
關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
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都督代蒙遜至
陸口書與關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
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撫節想遂
席卷共奬王綱某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
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嘆以爲將軍之勳
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畧蔑
以尚之聞徐晃等步騎駐旌窺望麾葆操猾虜也

忿不思難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衛軍勝彌警懼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隣威德樂自傾蓋雖未合策猶可懷也闕覽書有謙下自托之意遂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啓狀陳其可擒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

交戰

凡與敵戰傍有隣國當卑詞厚賂結之以爲已援若

我攻敵人之前彼掎其後則敵人必敗法曰衢地則合交

三國蜀將關某圍魏曹仁於樊魏遣左將軍于禁等救之會漢水暴起關以舟兵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是時漢帝都許昌魏武以爲近賊欲徙河北以避其鋒司馬懿諫曰禁等爲水所沒非戰守之所失於國家大計未有所損而便遷都旣示敵以弱又淮沔之人俱不安矣孫權劉備外親而內疎關今得意權必不願也可諭權令犄其後則樊

圖自解魏武從之遣使結權遂遣呂蒙西襲公安拔之關果棄樊而去

形戰

凡與敵戰若彼衆多則設虛形以分其勢彼不敢不分兵以備我敵勢旣分其兵必寡我專爲一其卒自衆以衆擊寡無所不勝法曰形人而我無形

漢末曹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操將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率兵至黎陽將渡河夏四月曹操北救延荀攸說操曰今兵

少不可敵若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河向其後紹必西應之然後輕騎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卽分兵西應之操乃率軍兼行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迎戰操使張遼關某前登擊破之斬顏良遂解白馬之圍

勢戰

凡戰所謂勢者乘勢也因敵有破滅之勢則我從而迫之其軍必潰法曰因勢破之

晉武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惟羊祜杜預

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及祜卒拜預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既至鎮繕兵甲耀威武遂揀精銳襲破吳西陵都督張政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上表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之失故守之耳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較之後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

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添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也時帝與張華圍棊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國富兵強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陳兵江陵遣周旨伍巢等率奇兵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于要害之地以奪賊心遂虜吳都督孫歆既平上流於是湘江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望風歸附預仗節宣詔而撫

綏之時諸將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能盡克今大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伺來冬更有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併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逕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遂平孫皓

晝戰

凡與敵晝戰須多設旌旗以為疑兵使敵莫能測其衆寡則勝法曰晝戰多旌旗

春秋晉侯伐齊齊侯登山以望晉師晉人使斥山

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斾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斾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逃歸

夜戰

凡與敵夜戰須多用火鼓所以變亂敵人耳目使其不知所以備我之計則勝法曰夜戰多火鼓

春秋越伐吳吳人禦之笠澤夾水而陣越爲左右二軍乘夜鼓譟而進吳分兵禦之越率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

備戰

凡出師征討行則備其邀截止則禦其掩襲營則防其偷盜風則恐其火攻若此設備有勝而無敗法曰有備無敗

三國魏大將吳璘征南兵到精湖魏將滿寵帥諸軍在前與敵夾水相對寵謂諸將曰今夕風甚猛敵必來燒營宜為之備夜半敵果遣十部來燒營寵掩擊破之

糧戰

凡與敵壘相持兩兵勝負未決有糧則勝若我之糧道必須嚴加守護恐爲敵人所抄若敵人餉道可分遣銳兵絶之敵既無糧其兵必走法曰兵無糧食則亡

漢末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遣軍糧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奔歸操因說操曰今袁紹有輜重萬餘乘而乏嚴備令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矣左右荀攸關某勸操乃

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負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抄掠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敗之絕棄甲而遁

導戰

凡與敵戰山川之夷險道路之迂直必用鄉人引而導之乃知其利而戰則勝法曰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

漢武帝時匈奴比歲入寇所殺掠甚衆元朔五年春令衛青將三萬騎出塞匈奴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遂醉臥帳中漢兵夜至圍右賢王虜驚獨與其愛妾一人騎兵數百潰圍夜逃北去漢遣輕騎校尉郭成等追四百里弗及得虜裨將十餘人男女五千餘口畜數十百萬於是青率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爲大將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皆用校尉張騫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

渴

知戰

凡與兵伐敵所戰之地必預知之師至之日能使敵人如期而來與戰則勝知戰地知戰日則所備者專所守者固法曰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戰國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用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

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
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
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涓追三日大
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
矣乃棄其步軍與精銳奇兵倍道兼行逐之孫臏
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道狹而傍多阻隘可伏兵乃
斫大木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軍
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舉火卽萬弩俱
發涓果夜至立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

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

斥戰

凡行兵之法斥堠爲先平易用騎險阻用步每五人爲一甲人持一白旗軍行前後左右接續瞭望若見賊兵以次遞轉告白主將令衆預爲之備法曰以虞待不虞者勝

漢宣帝時先零諸羌叛犯邊塞攻城邑殺長吏時後將軍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問誰可將者

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預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然羌戎小夷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屬之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卽夜遣三校啣枚先渡渡輒營陣會明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至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中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亡虜夜引兵至洛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

爲奚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猥豈得入

哉充國常以遠斥堠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爲堅

營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平先零

澤戰

凡出軍行師或遇沮澤圮毀之地宜倍道兼行速過

不可稽留也若不得已道遠日暮宿師於其中必就

地形之環龜其中高一則防水潦之厄一則備四圍

之寇法曰歷沛歷圮堅合環龜

唐甘露初突厥阿史德溫傅反詔吏部尚書右衛

大將軍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軍次單于界北暮已立營塹壕既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曰吏士安堵不可擾不聽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水深丈餘衆皆駭歎因問曰何以知風雨也行儉笑曰自今但以依我節制毋問我所由知也

爭戰

凡與敵戰若有形勢便利之處宜爭先據之以戰則勝若敵人先至我不可攻候其有變則擊之乃利法

曰爭地勿攻

三國魏青龍三年蜀將諸葛亮出斜谷並由於蘭坑是時魏將司馬懿屯渭南郭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心此非國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遂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淮將皆以爲欲攻西國淮獨以亮見形於西欲使兵衆應之必移兵東攻耳其夜果攻陽隊有備不敗

地戰

凡與敵戰三軍必要得其地利則可以寡敵衆以弱勝強所謂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利勝之半此言旣知彼又知已但不得地利之助則亦不全勝法曰天時不如地利

晉武帝討南燕慕容超召羣臣議拒晉師公孫五樓曰晉師勁果利在速戰初鋒勇銳不可擊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可徐揀精兵二千騎循山而南絕其粮道別遣段暉率諸州

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若命守宰依險自固較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來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斃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迎戰下策也超曰京都富盛戶口衆多非可以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守城以全性命朕所不能據五州之强帶山河之固戰馬萬乘鐵馬萬羣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蹂之必成擒也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而軍軍壘成用馬爲便宜出峴逆戰而不勝猶可退

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險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守劒閣之險卒擒於鄧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也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又不從而攝莒梁父三戍修城湟揀士馬蓄銳以待之其夏晉師已東克超遣其左軍段暉等步騎五萬進據臨衡俄而晉師渡峴慕容超懼率兵四萬就段暉等於臨衝戰敗超奔廣固數日而拔燕地悉平

山戰

凡與敵戰或居山林或居平陸須居高阜恃其形勢順於擊刺便於奔冲以戰則勝法曰山上之戰不仰其高

秦伐韓韓求救於趙趙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否曰道遠路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曰可救否樂乘對如頗言又召趙奢問奢曰道遠險狹譬如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救之兵去趙國都三十里壘不進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軍中有一人諫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

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非趙地也趙奢既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一晝夜至秦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入諫趙奢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曰請受刑奢曰須後令至邯鄲歷復請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山者敗趙奢曰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其圍

谷戰

凡行軍越過山險而陣必依附山谷一則利水草一則附險固以戰則勝法曰絶山依谷

後漢馬援爲隴西太守參狠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氐道縣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外諸種萬餘人悉降羌不知依谷之利而取敗焉

攻戰

凡戰所謂攻者知彼者也知彼有可破之理則出兵以攻之無有不勝法曰可勝者攻也

三國魏曹操遣朱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吳將呂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難制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孫權親征聞諸將計策諸將皆勸作土山攻具蒙進曰土山必歷日乃成彼城備已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乘雨水以入若淹留經日不克還道艱難蒙切危之今觀

此城不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攻之不移時可拔及水未漲而歸全勝之術也吳主權從之蒙乃薦甘寧爲外城都督率兵攻其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抱鼓士卒皆騰涌自升食時破之旣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權嘉蒙功卽拜廬江太守

守戰

凡戰所謂守者知己者也知己有未可勝之理則我且固守待敵有可勝之理則出兵以攻之無有不勝

法曰知不可勝則守

漢景帝時吳楚七國反以周亞夫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至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率兵東北走昌邑堅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救梁上書於景帝帝詔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高侯等將輕騎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亞夫軍中驚亂自相

攻擊至於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自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吳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兵飢乃引退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追擊盡虜之降其郡縣亞夫下令曰有得吳王者賞千金月餘越人斬首以告凡相攻守七月而吳楚悉平

先戰

凡與戰若敵人初來陣勢未定行陣未整先以兵急

擊之則勝法曰先人有奪人之心

春秋宋襄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請急擊之公弗許既濟未成列子魚復請公復未之許及成列而戰宋師敗績

後戰

凡戰若敵人行陣整而且銳未可與戰宜堅壁待之候其陣久氣衰起而擊之無有不勝法曰後於人以待其衰

唐武德中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竇建德悉衆來救太宗守武牢以拒之建德陣汜水東彌亘數里諸將有懼色太宗將數騎登高觀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見大敵今渡險而囂是軍無政令逼城而陣者有輕我之心也我按兵不動待彼氣衰陣久賊飢必將自退退而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陣自卯至午卒飢倦皆列坐又爭飲水太宗令宇文士及率三百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誡曰賊若不動正宜退歸如覺其動宜率東出士及纔過賊衆

果動太宗曰可擊矣乃命騎將建旗列陣自武牢乘高如南山循谷而東以掩賊背建德遽率陣中抯上東原未及整列太宗輕騎擊之所向披靡程咬金等衆騎纏幡而入直突出賊陣後齊張旗幟表裏俱奮賊衆大潰生擒建德

奇戰

凡戰所謂奇者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交戰之際驚前掩後沖東擊西使敵莫知所備如此則勝法曰敵虛則我必為奇

三國魏景元中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宣王指授節度使鄧艾與蜀將姜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邀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洪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退還頎等躡於強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里聞緒軍却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還守劍閣鍾會攻維未能克

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
亭趣涪去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沖
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
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曰攻其無備出
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艾自陰平道行無
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
至爲艱難糧運將匱頻至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
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
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州列陣

待艾艾遣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勝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斬瞻進軍劉禪遣使請降遂滅蜀

正戰 與前車戰同斷

凡與敵戰若道路不能通糧餉不能進詭計不能誘利害不能惑須用正兵正兵者揀士卒利器械明賞罰信號令且戰且前則勝矣法曰非正兵安能致遠

虛戰

凡與敵戰若我勢虛當偽示以實形使敵莫能測其虛實所在必不敢輕與我戰則我可以全師保軍法曰敵不敢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

三國蜀將諸葛亮在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餘守城魏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與延軍錯道前當亮軍六十里候還白懿曰亮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懿軍垂至恐與已相逼欲赴延軍相去又遠勢不能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

氣自若勑軍衆皆偃旗臥鼓不得妄出又令大開四門掃地却洒懿常謂亮持重而復見以弱勢疑其有伏兵於是率衆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與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必謂吾怯將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還白如亮所言懿後知之深以爲恨

實戰

凡與敵戰若敵人勢實我當嚴兵以備之則敵人必不輕動法曰實而備之

三國蜀先主拜關某爲前將軍假節鉞屯江陵是

歲關留兵屯公安南郡以備吳而率兵攻魏將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等救仁秋大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關又斬龐德梁郟陸渾羣盜或遙受關印號爲支黨關威震華夏

輕戰

凡與敵戰必須料敵詳審而後出兵若不計而進不謀而戰則必爲敵人所敗矣法曰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

春秋晉文公與楚戰知楚將子玉剛忿褊急文公

遂執其使宛春以撓之子玉怒遂乘晉軍楚師大敗

重戰 與後利戰同篇

凡與敵戰須務持重見利則動不見利則止慎不可輕舉也若此必不陷於死地法曰不動如山

利戰

凡與敵戰其將愚而不知變可誘之以利彼貪利而不知害可設伏兵以擊之其軍可敗法曰利而誘之

春秋楚伐絞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行采

樵者以誘之紿獲三千人明日紿人爭出驅楚徒於山中楚人設伏北山下大敗之

害戰

凡與敵戰各守疆界若敵人寇抄我境以撓邊民可以要害處設伏兵或築障塞以邀之敵必不敢輕來法曰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唐時朔方總管沙吒忠義爲突厥所敗詔張仁愿攝御史大夫代之既至賊已出率兵躡擊夜掩其營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北崖有拂雲

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祀然後引兵渡河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厥張仁愿請乘虛於漢南河上築三受降城絶虜南寇路唐休景以爲西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固請中宗許之表留歲滿者以助力咸陽人二百逃歸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

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亦無寇歲省費億計減正兵數萬

安戰

凡敵人遠來氣銳利於速戰我深溝高壘安守無應以待其弊若彼以事撓我求戰亦不可動法曰不動如山

諸葛亮帥衆十餘萬出斜谷壘於渭水之南魏遣司馬懿拒之諸將欲往渭北以待之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率軍而濟背水爲

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出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亮果上五丈原會有長星墜亮之壘懿知其必敗時朝廷以亮率軍深入利在急戰每命懿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懿不出因遺懿巾幗婦人之飾懿終不出懿弟家書問軍事懿復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持兵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與之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懿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

者懿以歸師不之追於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食甚重懿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爲尙未可知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食今皆棄之豈有人損其五臟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三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著屐然後馬步俱追到赤岸乃知亮巳死時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笑曰吾能料生不料死故也

危戰

凡與敵戰若陷在危亡之地當激勵將士決死而戰不可懷生則勝法曰兵士甚陷則不懼

後漢將吳漢討公孫述進入揵摀界諸縣皆城守漢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須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不聽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別將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

二十餘里帝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時悖亂旣輕敵深入又與尙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尙尙破公卽破矣幸無他者急率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遣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萬餘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尙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圍之漢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將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今至其城下而與尙貳處受圍勢旣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尙於

江南禦之若能同心協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立幡旗使烟火不絕夜啣枚引兵與尙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兵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敗之斬謝豐袁吉於是率兵還廣都留劉尙拒述具以狀聞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畧尙而擊公也若先攻尙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値其危困破

之必矣於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
克遂軍於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
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
陣刺述殺之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蜀遂平

輯戰地說

王鳴鶴曰孫子九變九地與軍行地形諸篇大抵言戰地之安危險易曲折詳盡是令後世爲將也審幾徵定猶豫趨吉避凶以立于不敗之地而後已也故戰地之說蓋亦多端矣余未暇枚舉縷悉而姑以秦事爲喻夫當七雄虎據之日山東之諸侯日夜切齒于秦叩關而攻之肴函之固號稱天險秦不亡一矢不遺一鏃東面以制諸侯而六國喪亡之無日其地得也雖然方是時始皇以爲萬

世之利害之不疑乃使蒙恬驅北虜築長城糜爛其人民而肝腦塗地及勝廣一呼旋亦族滅嗚呼寶得其寶者存寶失其寶者亡先正嘗言之矣此地利不如人和孟氏揭以示訓而在德不在險卽猜忍如吳起者亦能爲魏武陳之然則戰地果足恃乎噫兩軍對壘而筭以決旦夕之雌雄則庶乎其可也

戰地　出武經總要

夫頓兵之道有地利焉我先知勝地則敵不能以制我敵先居勝地則我不能以制敵若擇地頓兵不能趨利避害是驅百萬之衆而自投死所非天之災將之過也兵法曰地形者兵之助料敵之極計辨險阨遠近上下者將之道也孫武論之曰九變之地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故兵之情圍則禦之不得已則鬭過則從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

能得地利四五者亦不知非霸王之兵也蓋言九地之利儻不知一則非霸王之舉況昔昧者乎是以處軍之法好高惡下以其居得其勢則易爲制人故秦人得殽函之固六國諸侯常叩關而攻秦無亡鏃遺矢而諸侯之師已困然而秦之地不廣於吳楚秦之兵不勁於燕趙所以能勝者以其地有險固也故其勢有建瓴之喻其守有百二之利可不務哉

散地

士卒恃之懷戀妻子爭則散走是爲散地一曰地無

闕鍵士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數戰又曰地遠四平更無要害士卒不堅意而易離散故曰散地也兵法曰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士卒戀土道近易散是故散地則無戰恐失散地又曰散地吾將一其志守則志一戰則易散吳子問孫武曰散地士卒顧家不可與戰則必固守不出敵攻我城壘掠吾田野禁吾樵採扼吾要道待吾空虛而急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軍爲家專志輕敵吾兵存國安土懷生以陣則不堅以鬬則不勝當集人衆聚穀蓄帛保城避險遣

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地無險則隱於天氣陰晴昏霧出其不意襲其懈怠可以有功

輕地

入敵境未深往返輕易不可止息將不得數動勞人兵法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輕地則無止又曰輕地者將使之屬屬謂營壘連屬也一備逃逸一敵至易相救也吳子問孫武曰吾至輕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

背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士卒欲退上下異心敵守其城壘整其車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如之何武曰軍至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爲務無以戰爲故無近其（或作城名）無由其通路設疑使惑示若將去廼選驍騎銜以先入掠其牛馬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又曰軍人入敵境敵人固壘不戰士卒思歸欲退且難謂之輕地當選驍兵伏要路我退敵追來則擊之

爭地

便利之地先居者勝是以爭之兵法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爲爭地可以少勝衆弱勝強乃險要也又曰爭地則無攻敵人若已先得則不可攻也吾將趨其後利地在前當速趨其後吳子問孫武曰敵若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或備或奇則如之何武曰爭地之法先據爲利敵得其處愼勿取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吾取此爭先之道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

銳卒固守其所輕兵外伏於險阻敵人還鬬伏兵傍起此全勝之道也

交地

平原交道也一曰可以交結不可杜絕之絕之致隙又曰交通四達或作達不可遏絕也兵法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爲交地道路相交錯也一日地廣道平可以往來足以交戰對壘也又曰交地則無絕使車騎步伍連屬恐敵人乘我也吾將謹其守嚴壁壘也吳子問孫武曰交地吾將絕敵令不得來必全吾邊城修其守備深絕道路固其隘塞若不先圖之敵人

已備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衆寡又均則如之何
武曰既我可以往彼可以來吾分卒匿之守而易怠
示其不能敵人卒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可以有功

衢地

地居要衝控帶數道先據此地衆必從之故得之則
安失之則危也兵法曰諸侯之地三屬我與敵相當旁有他國也
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先至其地交結諸侯之衆爲助也衢
地則合交交結傍國諸侯又曰吾將固其結交結諸侯使牢固也吳子
問孫武曰衢地必先若吾道遠發後雖馳車驟馬至

不能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參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傍有他國所謂先者必先重幣帛使約和旁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已屬矣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與諸國犄角震鼓齊攻敵人驚恐莫知所當

重地

入敵已深國糧難應資給將士不掠何取兵法曰入人之地深而難返背城邑多者爲重地難返之地入人之境已深過人之城已多津梁皆有所恃也重地則掠吾將繼其食所入既深糧道不繼阻絕須掠人儲積給我軍用又曰凡爲客之道入深則專主人不

克言大凡爲客攻伐若深入敵則士卒有必死之志專一則主人不能勝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養士氣并兵爲不可測度之計又曰深入敵境須掠其田野使我足食然後閉壘養之勿使勞苦氣力盈一發取勝也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言皆死戰而不奔北死焉不得言士必死安有不得勝之理士人盡力士竭其力也兵士甚陷而不懼陷於危險勢不獨死三軍同心故不懼也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往走也言深入敵境走無生路則人堅固如拘縛也不得已則鬬不得已者陷在死地必不生全以死救死蓋不得已則人皆悉力而鬬也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不求索其意自得也凡言兵在死地上下同志不待修整而自戒懼不待

求使而自得情實不待約束而自親附不待號令而自聽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計黃石公曰禁士巫覡不得爲吏士卜問吉凶恐惑亂軍士之心言皆出疑惑之路則士至死無有異心也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皆焚燒財物非惡貨之多棄財致死者不得已也若有財貨恐士卒顧戀有苟生之心無必死之志者也令發之日士坐者涕流或作也襟偃臥者涕交頤皆持必死之計將士皆有以死爲約未戰之日先令日今日之事在此一舉若不用命身膏草野爲禽獸所食耳投之無往者劌之勇也言所投之處皆爲專諸曹劌之勇也吳子問孫武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踰越糧道絕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欲食欲敵持兵不失則如之何武曰

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不得粟帛皆貢於上多者有賞士卒無歸意若欲還出卽爲戒備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車啣枚而行以牛馬爲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

圮地

少固之地也不可爲城壘溝隍宜速去之兵法曰行山林阻險沮澤難行之道者爲圮地圮地吾將進其塗疾去無稽留吳子問孫武曰吾入圮地山川險阻難從

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復吾後警吾左而守吾右革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斯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也

圍地

入則險隘歸則迂迴進退無從雖衆何用能爲奇變此地可由兵法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衆者爲圍地出無艱阻易設奇覆又曰背固前隘者圍地也圍地則謀艱阻之地與敵相持須用奇險詭譎之謀吾將塞其闕[illegible]其

三面闕其一面塞之則人死戰吳子問孫武曰吾入圍地前有強敵後有險阻隘路敵絶我糧道利我走勢鼓譟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或曰圍地之宜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爲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烟故爲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則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疾擊我則前鬭後拓左右犄角也又曰敵在吾圍伏而深謀示我以利縈我以旗紛紜若亂不知所之柰何武曰干軍操旗分塞要道輕兵進挑陣而勿

搏交而勿去此敗謀之法

死地

力戰或生守隅則死兵法曰疾戰則存不戰則亡爲死地行師不因鄉導陷於危敗爲敵所制左谷右險前窮後絕野無水草軍乏資糧一人當隘萬夫莫向是也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未之必死無令自奮不者爲塡井毀竈焚糧棄貲者是也又曰死地則戰其地速爲死戰則生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于死地然後生衆陷于害然後能爲勝敗吳子問孫武曰吾師出境軍於敵人之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衆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人投命潰圍

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示爲守備安靜勿動以隱吾能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塡夷井竈割髮捐冠絕去生慮將無餘謀士有死志於是砥甲厲刃并氣一力或投兩旁或作奇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之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死窮而不戰者亡矣子曰若吾圍敵則如之何武曰山峻谷險難以踰越謂之窮寇擊之之法伏卒隱廬開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透出必無鬬意固而擊之雖衆必敗兵法又曰

若敵人在死地士卒勇氣欲擊之法順而勿抗陰守其隙則必開去道以精騎分塞要路輕兵進而誘之陣而勿戰敗謀之法也

通形

可以先先之以待敵兵法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居通地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勝兵法寧致人無致於人通者四達之地須先居高陽之處不使敵先得而我後至也利糧道者每於要沖築壘城或作通道以護之又曰兩通往來處高陽候望向陽示生糧道使人轉運所以利于戰也

掛形

出不勝返亦難也兵法曰我可以往難可以返曰挂形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可以返不利也挂者險阻之地與敵地犬牙相錯動有挂礙也往攻敵敵無備攻之必勝則舉與敵險阻相錯敵人已敗不能邀我歸路矣若我能往而敵人有備則不能勝必為敵人守險邀我歸路難以返矣一曰不得已陷於此須為持久之計掠取敵人之糧以伺利便而擊之也

支形

支者隔險可以相要截故支持不利先出也兵法曰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敵雖邀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支者如我與敵人各守高險中有平地狹

而且長出軍則不能成陣攻敵則自下纍如此之類皆敏我不利宜堂堂引去伏卒待之敵若躡我候其半出險中發伏擊之則無不利若敵先去以誘我義不可出也

隘形

隘形者敵先守隘我去之若無守我從之兵法曰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盈滿也言遇兩山之間中有通谷則須當山口爲營與兩山口齊如水之在器與口齊也如此則平易險阻皆制在我而得以出奇也若敵人得隘返如此以待我則我當引去不可從之如敵人處隘之半不知盈滿齊口之術我則入隘以從之若敵人在隘我亦在隘俱得地形勝敗在兵不在地形夫齊口盈滿之術非惟隘形獨能有口譬如平陸違澤車馬不通舟楫不勝中有一道

亦須據其路口使敵不得進也諸可知之

險形

險形者居險阻之地不可後於人也兵法曰險形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先居引而去之勿從也

凡地隘險者尤不可致於人也險者山險谷深非人力所能作爲必居高陽以待敵敵若先據之必不可與爭則當引去陽者向陽地恐與敵人持久居陰而生疾也今若於崤澠相遇須先據北山北乃面陽而背陰也高與陽二者寧捨陽而就高不可舍高而就陽經乃統而言之也

遠形

與敵而戰勝敗未可知也兵法曰夫遠形者勢均難

以挑戰戰而不利譬如我與敵對壘相去三十里若我來就敵壘而延戰者我困敵逸故戰不利敵若來就我壘是我逸敵用亦不利故言勢均然則如之何曰必欲戰者則移壘而相近也

哨探說

王鳴鶴曰南北之地不同而戰陣自異不但戰陣自異而出兵行路亦不同何也北地雖間有山而平地實多出塞之外長坡大川黃沙漠漠一目無際或三路行兵或五路並進大刀闊斧馬步相兼無不如意而虜馬尚亦依山附壑潛爲埋伏我必先遣夜不收及搪報預探明白方敢進兵今黔省之地山險嶄疊

接接連連無窮無盡或懸崖千仞或絕澗萬丈一線之路迤逶其間或兩畔深箐或亂石叢雜或崩溪斷橋盤蛇曲徑無地不可伏兵無地不可邀截若不預遣熟知間道岐路之人先期哨探却任意冒險妄行既不能用衆又不能施巧雖有强兵在後首尾難援即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倘若勝則可矣萬一不勝前途師戈一線之道奔走不及恐人馬堆積于道路各要性命自相殘殺者有之縱逃得免而墜崖落塹將卒其不免矣將官與敵廝殺不在能勝敵而在

不爲敵所殺譬之奕小藝也而列局以待人者多擺和局何也彼來奕者不無局面少挫一着其輸必矣若係我的敵手只下到底不過只是兩和若求勝于我不能也今用兵之事大于奕者多矣若自已不先立于不敗之地圖儌倖于萬一一着之差全局喪此何事也敢有不萬全之術哉今姑以見在督兵一千演之每隊先撥兵一名須輕足善走胆可包身者共十名又要馬兵十名亦須善于馳騁者以一步兵同一馬兵爲一搪共十搪分彼前行或一二里或三五

里凡路傍有山馬兵不能上山步兵執小五方旗一

面上路傍所有之山週圍探望若並無奸細埋伏及

敵兵在前步兵執旗就立于山上以待後面兵來立

營令馬兵先馳回即報一搪無警其第二搪又向前

或一二里或三五里又探望又來報如前以至二搪

四搪五搪直至十搪皆如此報其步兵即相山形如

山形方方屬土即執黃旗如山形曲曲屬水即執黑

旗如山形直直屬木即執藍旗如山形一尖三尖或

四五尖即爲銳銳屬火即執紅旗如山形圓圓屬金

即執白旗後面來兵照形下行營如十塘已盡每塘或相去一二里或三五里計單行三十則撥即可止舍尋看地方少寬平者即下大營如不可止又自一塘倒捲上前再如前式起塘馳報凡敵之情我得預知彼難邀截倘探兵不虞猝然遇賊馬兵馳回報知主將即相山形布陣作准備其探兵一名如走得及火速走回如走不及即潛入深山岩石或草木深茂之地潛避之一人之身敵亦難覓自可免難至於塘報得實我兵或殺敵有功或免敵之邀截塘報之人

各准斬首級一顆之功爵之凡有賞犒獨加于衆庶

此危事人肯樂從而我兵無倉皇急卒之虞矣

發哨兵探馬搜奸摘伏圖

山路道險步步爲行營倒捲疊進圖

入山谷行則爲營說

山深道險馬不得並列人不得連肩恐敵人伏兵險路或拓我前或衝我中或斷我後雖有哨兵探馬恐一時搜索不到敵人出我不意或哨兵探馬誤闖入敵人伏兵之中爲其所陷不及報我冒然而進萬一遇敵一線之路彼以有備待我無備險山之隔首尾難援百步之險前後莫救豈容不先爲之防今用連珠倒捲之法如飛天蜈蚣之勢大約以今在營兵一千分爲十大哨毎百人一哨其哨中止用哨長旗二

面長號帶二面自一哨起至十哨止一哨先行至一
塘處探馬報一塘無警一哨看先到哨兵執何色旗
即住下照註定五行山形照形立營將哨馬又打發
前進第二哨又倒捲上前至第二塘其報相同二哨
又看哨兵執何色旗照山形立營其三哨四哨五哨
以至十哨相同如報有警即將本哨少退入我兩傍
立營之中當路口包山連原立住營鄉收回探馬哨
兵安排厮殺如自中攻來則兩山有我兵先已立營
彼爭不得安敢中攻如敢來攻吾中則兩山出兵夾

攻彼攻在左之營則左營出兵爲援彼攻右營則左營出兵爲援彼退則我躡其後後營復如噴珠而出又相連下營更番迭戰敵勞我逸是敵人欲來前而攻我勢不能突倘敵伏兵自中間突然而出我兵即兩頭劄住山險我中間各營有連珠之勢攻左則右至攻右則左至我兵先居高陽以待敵彼亦無能施其巧我兵先立有營一切地釘釗板蒺藜鹿角等項見敵皆可先布而一切火砲又皆外向以待其來軍心齊一不致奔潰自見行營星布彼此爲援到處有

家人胆自壯何懼于敵人欲中衝我又不能矣如敵
斷我後以退爲進後哨作前哨倒捲而回敵亦難邀
截如過大江關隘之地我又必先留兵把守豈肯輕
進使無歸路之理考古証今而谷戰行營萬萬無過
此者但以教場平坦之地不能盡山川之形未經谷
戰者恐心目未閑似覺煩瑣殊不知軍士窮日之力
不過三十里如機可乘則又難以道理計者如機不
可乘一日行一二里亦未可知或數十日不動亦未
可知此趙奢所謂先據北山者勝兩鼠鬭于穴中將

勇者勝留二十八日不行而一日之內捲甲疾趨即此謂也此又臨時之妙難以預言今作此步步爲營之法蓋謂兵非久練有制之比一旦臨大敵恐易奔潰故步步爲營不爲使敵不能斷我而收拾自己人心如前款所言擺局勢者先定和局之意也苟堅百萬之衆一退而不可支遂致風聲鶴唳若不知行營之法突然有變將官縱有能偏在一隅又不能身生兩翼飛過前山以保前軍之不退縱每陣身先士卒又安保後面敵人無邀截之患只是步步爲營人心

自爲齊一旌旗相望左右爲援而奔潰之心自不起矣古人云用兵之道無他立得脚根住就勝了古人用兵間有敗者乃是衆寡不的今人用兵敗者多因看見敵人來就先走了至一切陣法何曾用得一些出來若敵人相遇見我巳先立定營了及到面前我兵又不走而敵人自有五分懼怯耳將火器弓弩遠發又能將刀鎗近前抵住焉有不勝之理故行則爲營之法萬分要緊如爲煩瑣者不知除此之外谷戰之法更有何等妙用也敢附谷戰之末以備採擇焉

輯戰陣說

王鳴鶴曰戰陣之法載在武經者其說詳盡其理精微如金鼓旌旗之曉視聽坐作進退之嚴矩度東西南北之正方隅若今之演習訓練均爲法所不廢而其實有妙應之圓機寓焉孫武子有言形兵之極至于無形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其疾如風其徐如林難知如陰動如雷霆此豈循常守轍者所能辦哉孫臏減竈而龐涓刎韓信出背水而趙幟拔旌旗敝空非不稱盛也而盡灰于烈

炬雄師百萬非不稱强也而半掩于洛澗然則戰陣之妙必至于無形而後精微可幾也方今海外之師軍政不戒而備者幾十年矣威命遠播望息肩之有期蕞一島夷黠詐煽其餘虐以逆我爲行是在善戰善陣者愼加之意爾

戰陣

通典黃帝制陣法

李靖曰黃帝始立兵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為陣法四為闕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也

獨孤及曰黃帝受命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握機制勝作為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僭數不惑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按其後列旗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

邱文莊曰陣法說者謂其為黃帝所作亦猶世人

讀醫書出於軒岐雖未必然而歷代名醫用之以
已疾而取效也多矣八陣之作未必是黃帝所作
然後世之善用兵者如諸葛亮李靖之徒皆本之
以立戰陣或述之爲圖或筆之於書可考也大抵
天下事必有定法法不定而能成事者未之有也
朱子曰陣者定也八陣圖中有奇正前面雖未整
卒然遇敵次列便已康正軍矣蔡元定曰譬如一
十分雄壯之人與一四五分力人厮打雄壯人只
有力而四五分人却識相打法對副雄壯之人更
不費力只指點將去可見八陣之法有以寡敵衆
之理觀朱蔡二子之言則陣法
于爭戰不爲無益矣故載之

夏官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立旗期民于其下平列陣
如戰之陣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陣中秋教治兵如

振旅之陣

邱文莊曰司馬中春教振旅如戰之陣蓋必周之所用以戰者其布列方位部綴偏伍分合坐作進退疾徐皆有一定之號令方法故于仲春之日教民以振旅其所演習者一皆如臨陣對敵之時也故曰如戰之陣至于夏之茇舍秋之治兵冬一皆如春之振旅焉是故今日之所以教也者即前日之所已用也者教之於閒暇者此法也用之于臨敵者亦此法也

曲禮前有水則載(音戴)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鴟屬)前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

鄭元曰載謂舉于旌首以警衆也禮君行師從前驅舉此則士衆知所備所舉各以其象

孔穎達曰王行宜警備善惡必先知之又軍陣卒伍行則並銜枚無諠聲若有非常不能傳道且人

衆虞速難可遇遏故前有變異則舉類示之左傳曰前茅慮無是也青旌謂畫爲青雀于旌上舉示之軍士望見則知前値水也鳶鳴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故前有塵埃則畫鳴鳶于旌首而載之不言旌從可知也鴻行列于軍騎相須故前有車騎則畫于旌首而載之虎威猛兵衆之象若前有兵衆則舉虎皮于竿首摯獸猛而能摯謂虎狼之屬貔貅是一獸亦有威猛若前有猛獸則舉此貔貅皆欲使衆見以爲防也

武文甚曰吳宋曹翰遣五驍騎爲斥候投以五色旗人執其一前有林木則舉青旗有火舉赤旗虜冦舉白旗陂澤舉黑旗邱陵舉黃旗雖不拘拘於古而得古人前茅慮無之意且簡以易知行軍者不可不知也

行前朱雀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

鄭元曰以四獸爲軍隊象天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急繕堅也繕讀曰勁又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堅勁軍中之威怒

孔穎達曰此明軍行象天而作陣法也朱雀元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也招搖北斗第七星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末從十二月建而指之則四方之宿不差軍行法之既張畫于四方而標招搖于中上以指正四方故軍旅士卒起居舉動堅勁奮怒象天之行也

邱文莊曰先儒謂軍中之耳目在旗鼓故以朱元青白以別其方色所以用衆也先王之征伐非私怒也致天討而已故隨四方之色繪四方之宿而各寓以其所象而標北斗於其中以見奉天致討之義

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鄭元曰度謂法與數局部分也

孔穎達曰左右有局者軍之在左在右各有部分

不相淆也各司其局者軍行須監領各有所司部分也

邸文莊曰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凡行軍之法皆不外乎此無度無局則不成軍矣

左傳桓公五年王周桓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

杜預曰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其闕漏也五人爲伍此蓋魚麗之陣法

李靖曰按春秋魚麗陣先偏後伍此則車徒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爲行此則騎多爲便惟務奇勝非拒禦而已

邸文莊曰杜氏所謂車戰二十五乘爲偏司馬穰

苴兵法之文也五人爲伍周禮司馬之文也戰陣之法見於經傳者始此

桓公八年楚子伐隨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

蘇洵曰管仲謂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范蠡曰凡陣之道並左以爲牡設右以爲牝春秋時楚伐隨季梁教隨侯攻其右無攻其左以左乃楚王之所在選兵在焉蓋一陣之間必有牝牡左右要當以吾彊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陣形勢每戰視敵強其左吾亦強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

十百步吾挈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
後之膚將旣不能處其強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
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銳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
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強兵
而全吾之銳鋒敗可俟矣故智者輕棄吾弱而使
敵輕用其強忘其小喪而志于大得夫固要其終
而已
邱文莊曰強弱兵家之常勢勝敗兵家之常事惟
在要其終
而已矣

宣公十有二年蔿敖爲宰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在車之右者挾轅爲戰備左追蓐在左者追求草蓐爲宿備前茅慮無茅明也在前者明爲思慮其所無之事中權中軍制權後勁後以勁兵爲殿百官象物而動象其物數無妄動也軍政不戒而備

杜預曰在軍之右者挾轅爲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爲宿備蓋楚陣以轅爲主也慮無如今軍人前有斥候蹋伏皆持以絳及白爲幡備慮有無也

孔穎達曰茅明也在前者明其爲思慮所無之事恐卒有非常當預告軍中兵衆使知而爲之備也

莊公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師孑焉以伐隨

杜預曰尸陳也荆亦楚也更楚陳兵之法孑戟也楚始于此參用戟爲陳

邸文莊曰隨武子所謂荆尸而舉則是荆尸之法創于莊公至宣公時又舉行之也夫楚子以諸侯之國寇荆蠻之地其行師有紀律如此士會所以謂之能用兵而不可敵也况有天下之大奉天討以行天誅號能禦之哉

昭公二十一年公子城以晉師至救宋與華氏戰于

稍邱守也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

杜預曰鄭翩華氏黨鸛鵝皆陣名

邱文莊曰楚之陣名魚麗鄭之陣名鸛鵝即物以

爲名其兵布置之形

狀有或類之歟

都御史唐公順之題云載陣之所以精明與中國之

所以勝四夷者氣也非甲兵之謂也

國家承平日久文吏游談而養尊武臣恬嬉而寶身

閑雅雍容之習成而慷慨果鋭之氣銷臣視師東

南備觀怯將情狀一聞賊戰如澆冷水顏色可憐

縱不便走股已先慄雖亦未必盡然而然者固多

矣至于倭賊渡洋談笑飲食若履平地而我將棲泊近岸日遇海風則頭掉目眩夜聞潮則耳聾心惕且夫倭賊有過藐我將之氣而我將無必吞倭賊之氣則是未戰而索然也如此而望長驅海島掃清大憝臣猶以爲難也此氣在宇宙間磨礱而時用之則鮮明道之不用則黯無精光謂宜文臣督師時御戎服出入軍中發揚蹈厲以作武將之氣武臣大將遇有賊戰戎服出入陣中以作偏裨小校之氣偏裨小校遇有賊戰戎服先登以作士

卒之氣而督師武將臨陣督戰間取潰校逃卒遵奉旗牌事例百萬軍中忽然斬却一二人以聳士卒之耳目使我之我日益精明則賊之氣自然銷沮此其言若迂濶而實勝敵之要機也李光弼蒞軍而旌旗變色每戰必勝氣之謂也以上鼓軍氣

按荆川鼓軍氣之說不如東坡倡勇敢之論蓋士氣精明必須養之有素臨陣得善戰者作之若但使文臣戎服先登以倡疲卒則疲卒望敵而僨僨送文臣與賊殺之而已無益也軍之取勝全在乎氣作之誠是但如此作之恐難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勝鍾伏武 仝校